



组建东北边防军始末

■陈升

辽宁省丹东市的鸭绿江边，有一处中外知名的断桥，当年的弹痕，至今仍清晰可见。站在断桥旁，仿佛仍能听到当年冲锋的号角、炮火的轰鸣。中国人民志愿军雄赳赳、气昂昂跨过鸭绿江的英勇壮举，仿佛又浮现在眼前。1950年10月8日，毛泽东签署组建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命令，“着将东北边防军改为中国人民志愿军，迅即向朝鲜境内出动，协同朝鲜同志向侵略者作战并争取光荣的胜利。”随后，东北边防军，这个仅仅存在了两个多月的建制，以“志愿军”的名义，开赴朝鲜战场。作为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前身部队，东北边防军的组建是抗美援朝战争史上不可磨灭的一笔。

未雨绸缪

保卫东北边防、组建东北边防军，是在动荡不安、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下，中共中央未雨绸缪、深谋远虑的重要战略举措。东北边防军自组建之日起，几经集结、加强、再部署，既巩固了国防，争取到战略上的主动权，也为边防军部队出动作战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后续支援力量。

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国防部署中，东北地区处于战略大后方，由东北军区领导和指挥其所辖的人民武装力量。东北地区解放最早，地理位置上背倚苏联、毗邻朝鲜。新中国成立后，中苏、中朝友好关系确立，局势相对稳定，工作重点也全部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。随着朝鲜战争爆发，中国周边环境发生重大变化，特别是美国军队入侵朝鲜之后，带来了一系列影响全局的复杂问题。国际形势发生变化，东北地区从战略后方变成国防前哨，中国不得不采取紧急措施，调整国防部署，增强东北地区的国防力量，以巩固国防，预防突发事件，做好在必要时援助朝鲜人民抗击美国侵略的准备。

1950年7月7日，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主持召开保卫国防问题第一次会议。会议传达了中共中央、毛泽东关于成立东北边防军的决定，讨论保卫东北边防问题，提出并同与会者初步商谈了

边防军所辖与部署、指挥机构设置与领导人选配置、政治动员与后勤保障、车运计划与兵员补充等问题。10日，周恩来副主席又主持召开第二次会议，最后商定组织东北边防军的各项问题。根据两次会议精神，13日正式形成军委《关于保卫东北边防的决定》。《决定》确定立即抽调第13兵团（兵团部、第38军、第39军、第40军）、第42军、第四野战军炮兵司令部（炮兵司令部、第1炮兵师、第2炮兵师、第8炮兵师、高射炮兵4个团）、骑兵1个团、工兵第6团、汽车兵3个团，编制人数达25.5万余人，组成东北边防军；《决定》确定编入东北边防军的各部队从东北、华北、华东、中南和西南地区等原驻地开展车运工作，于8月5日前全部集结到达指定地区；《决定》确定以粟裕为东北边防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，萧劲光为副司令员，萧华任副政治委员，李聚奎为后勤司令员，万毅负责指挥边防军特种部队，段苏权为司令员组成东北空军司令部。

组建之前，各部队分散在各地担负着整训、生产和剿匪作战等任务。由于国内各铁路干线受损严重，尚未恢复，大范围车运调防任务很重。在边集中、边动员、边车运的状况下，20余天内，东北边防军在辽宁安东（今丹东）、铁岭、辽阳、吉林通化等地完成集结。8月中旬以后，朝鲜形势已不容乐观，战争双方在朝鲜东南隅的洛东江一线形成僵持局面，朝鲜战争长期化的趋势十分明显。中央军委根据朝鲜战局局势，预判发展趋势，再一次加强东北边防部署，开始增调部队加强边防军的力量，并部署边防军的二线、三线部队。

9月6日，中央军委决定调中南军区第50军北上编入东北边防军序列，开赴吉林西丰、辽源、海龙、磐石地区，转入战略临战准备。9月20日，中央军委下达第9兵团北上命令，决定从10月1日起，按第27军、第20军、兵团部、第26军顺序，依次北上，进入津浦铁路山东段的泰安、兖州、曲阜、滕县等地区集结，转入整训。第19兵团所属3个军，调至陇海铁路沿线地区集结，兵团部位于西安，所辖第63军位于三原地区，第64军位于宝鸡地区，第65军位于宁夏境内。二线、三线部队的部署，计划在第13兵团等第一批出国作战部队出动后，即以第9兵团作为二线部队，由山东北上，进入位于东

北的边防军原驻地，随时准备入朝作战；同时以第19兵团东进，进入山东驻地整训，作为三线部队。

一切为了战时

充分的准备是争取胜利的先决条件。1950年8月26日，周恩来副主席在检查和讨论东北边防军准备工作会议上指出：“加紧和加强准备工作。一切都要准备好，不要成为‘临急应战’，而要有充分准备，出手就胜。”东北边防军集结后，召开了“沈阳军事会议”。会议明确了东北边防军的未来作战任务：准备赴朝鲜作战，支援朝鲜人民抗击美国的侵略；部队出国作战时将使用“志愿军”的名称。“各个部门与各个部分都应迅速地、仔细地做好充分的准备工作。”充分的政治动员、积极的军事准备、强有力的后勤保障和具体的物资准备等，各项准备均由专人负责，严格检查，防止落空，限期完成。

为统一东北边防部队的领导，调整指挥关系、保证整训工作正常进行，中央军委8月26日决定，东北边防军部队，包括第42军和特种部队，以第13兵团为统一训练机构，特种兵司令部辅助。直至东北边防军改编为中国人民志愿军，东北边防军都由中央军委直接指挥，东北军区负总责，第四野战军予以协助，第13兵团分管军事整训，东北军区负责后勤保障。任命邓华为第13兵团政治主任，赖传珠为政治委员（因赖传珠身体有病，9月25日，中央军委批准其离休休养一个时期，萧华兼任第13兵团政治主任）。这些决定一方面充分考虑到作战要求，以作战经验丰富、指挥才能出众的骨干力量充实领导集体，同时考虑到部队情况，保留政治部和组织部机构，组成了一个汇集精兵强将的北上兵团指挥机构。

东北边防军从实际出发，把编制和装备调整工作与军事训练和思想政治教育同步进行。精简机关人员和司令部直属分队，以充实作战部队；加强师以下部队的特种兵分队；部队连以上单位，配备朝鲜语联络员；加强侦察分队建设等。中央军委增调工兵第4团北上，归第13兵团指挥。补充兵员以军内调整为主，东北军区作补充，并从各大军区抽调10万老兵作为补充兵员。将第169师、第171师划归第13兵团指挥，担负后勤任务。同时，补充步枪2000支、轻机枪540挺、重机枪76挺、60毫米炮179门、各种迫击炮138门、92毫米步兵炮68门、火箭炮48门、火箭筒80具、反坦克地雷2000枚、燃烧瓶2000个。并加紧武器装备的维修工作，增加弹药补充和储备，补充装具缺额等。

通过召开官兵大会、小组和班排讨论、墙报和板报宣传、到敌机轰炸现场参观等方式，部队对“该不该打”“愿不愿打”“能不能打”等问题，进行自上而下的讨论和教育，保证了政治动员和教育富有针对性和强大的说服力。同时，部队对美军陆、海、空联合作战可能带来的战争考验进行了克服困难的教育；对朝鲜人文历史、风俗习惯、文化差异等进行了宣传。深入的政治动员和教育，为东北

边防军战前准备工作的顺利进行，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。

除此之外，后勤部门也进行了物资筹措、调运和储备工作。步机枪弹药按5个基数，炮弹按20个基数准备，各先行运抵集中地区2个基数和5个基数，每团携带炸药2000斤；从第四野战军和东北地区抽调汽车1000辆，从东北地区动员大车4000辆，担任运输任务；按31万人员、3万牲口、1000辆汽车、4000辆大车，准备3个月的粮草、汽油，在部队完成集结前，先运1个月的粮草、汽油；由总后勤部按朝鲜人民军军服式样定制服装，每人单衣、棉衣各1套，另准备其他装具；接收收容本军和人民军共4万伤员准备医院；准备5000副担架等。

在安东至辑安、凤城至通化、本溪至梅河口、沈阳至四平“四线八点”上，东北边防军建立和完善了边境地区物资储备体系，并确定部署了通往战区的3条兵站运输线，对未来作战的卫勤保障作了精心部署。

苦练杀敌本领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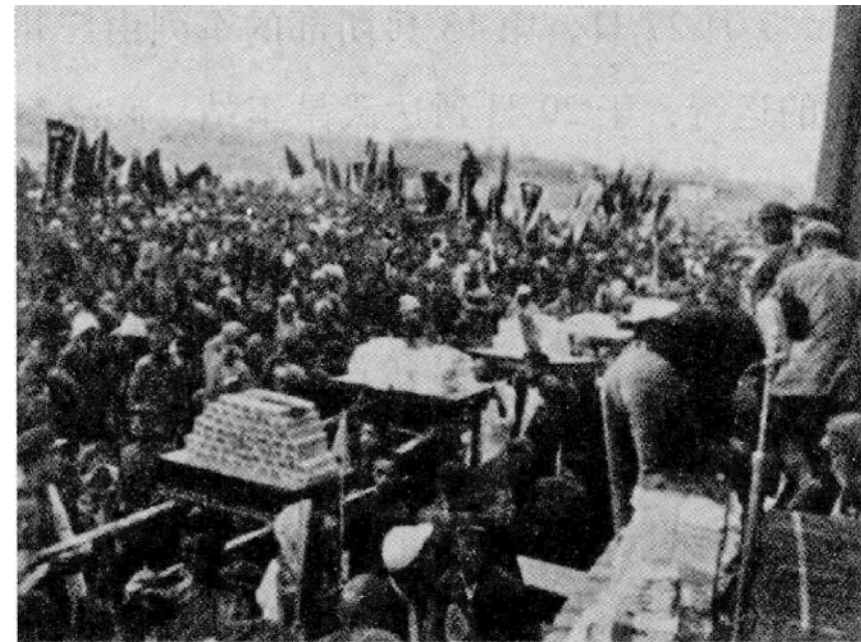
采取“多用老办法、多想新办法”的训练方式，以“宁可备而不用，不能用而不备”为训练原则，东北边防军展开集中军事训练。

通过进一步研究部队未来作战任务，东北边防军认为，部队赴朝鲜作战，主要应该抓住美军怕截断退路和过分依赖技术装备的弱点，根据朝鲜多山地、河流的特点来确定部队的作战样式。通过分析敌我力量对比等客观条件，部队将山地进攻作战作为重点，军事训练也随着作战指导方针与原则的确定，将这些内容作为训练重点。

部队从实际出发，既强调熟练掌握传统战法，又要学习现代战争和诸兵种协同作战的知识。训练包括技术训练、战术训练和防空、反坦克教育4个部分。训练分两期进行：第一期从8月20日至9月10日，主要进行班以下战术训练和单兵射击、投弹、爆破、土工作业等基本技术训练，以及反坦克、防空教育。第二期从9月11日至10月2日，以排、连、营进攻战术训练为主要内容，其中以排、连战术为重点，同时利用早晚时间继续复习和巩固各种技术。

干部主要进行夜战和协同作战战术教育。团以下干部主要学习如何组织兵力、火力，其中连、排干部侧重于对“一点两面”“四快一慢”“四组一队”“三猛战术”“三三制”等战法的学习和研究；团、营干部侧重学习“三种情况三种打法”和合同战术，特别是步炮协同战术；师以上干部主要学习兵力、火力的组织指挥和陆空协同、各兵种协同作战战术。

针对部队老兵新兵参差不齐、对技术掌握程度相差悬殊的情况，部队普遍在训练中采取因人施教的原则，并在战士中组成互助小组。通过不断变换不同地形、训练地点等，使战士熟练掌握规范动作，明确单兵战术与发扬火力的关系。除此之外，通过实兵演练，突出进行山地进攻作战中连续突破、近战、短促火力战的训练；火器疏散配置、火力集中使用的训练；以及在敌人拥有制空权情况下，部队主要依靠的夜间运动和作战的训练。通过严密组织、分批训



群众慰问北上的东北边防军部队。

练、战术训练、实地教学等方式，部队战斗力恢复和提升很快。东北边防军在军事训练中，不断强化了准备打仗、打大仗的战斗作风，和百折不挠、勇猛顽强的战斗意志。

抗美援朝 保家卫国

1950年8月下旬，朝鲜战局出现相持局面。周恩来主持召开军委各部门、各军兵种领导人参加的国防会议，专题检查和督促东北边防军的作战工作，指出：“朝鲜战争长期化形势的出现，加重了我们的责任。”对东北边防军的参战准备工作作了要求和部署。9月15日，侵略美军在朝鲜西海岸仁川登陆，28日占领汉城。釜山防御圈的美第8集团军全线向三八线推进，朝鲜请求中国出兵援助。

“中朝是唇齿之邦，唇亡则齿寒。朝鲜如果被帝国主义压倒，我国东北就无法安定，我国的重工业半数在东北，东北的工业半数在南部，都在敌人轰炸威胁的范围内。”

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全面分析权衡了利弊，以及参战的困难和有利条件后，于1950年10月5日，作出了“抗美援朝、保家卫国”的战略决策。这一决策，正确地把握了局部和当前、根本和长远的利益关系，是革命胆略和科学态度相结合的产物，是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相结合的产物。周恩来曾提到：“毛泽东下这个伟大的决心，是根据他科学的判见、实际的”

中共中央决定，立即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，由彭德怀出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，挂帅出征。中国人民志愿军辖第13兵团及所属第38军、第39军、第40军、第42军，及炮兵司令部与所属之炮兵第1师、第2师、第8师。中国人民志愿军以东北行政区为总后方基地，所有一切后方工作供应事宜，统一由东北军区负责。

1950年10月19日，中国人民志愿军开赴朝鲜。这支不畏强敌、英勇顽强的部队，所创造的伟大的抗美援朝精神，至今仍被广泛传颂。东北边防

军的组建，不仅巩固了东北边防，而且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开赴朝鲜、抗击美国的侵略进行了极其重要的战前准备，也为后来抗美援朝战争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。

彭德怀曾在总结战争经验中提到：“最重要的则是由于党中央和毛主席英明的决策，坚定的意志和正确的领导。当帝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时，我们即调了五个军置于鸭绿江北岸，待敌越过三八线向我国边境逼近时，出敌不意地给以痛击，取得第一个战役的胜利。这不仅挽救了当时朝鲜人民军败退的局面，而且取得了战争的主动权。如果预先无此准备，想要凭空扭转当时极不利的局面，那是不可设想的。”这肯定了东北边防军的重要意义。

1950年10月，东北边防军炮1师召开战前誓师大会。在第26团5连召开的表决心大会上，连队指导员麻扶摇将战士们“雄赳赳，气昂昂，横渡鸭绿江。保和平，卫祖国，就是保家乡”的出征誓词记录下来，在修改补充后，写成一份诗歌形式的决心书。在全团出国作战的誓师大会上，麻扶摇代表连队发言，这份决心书作为开场白，受到热烈欢迎。会后，新华社记者采访了麻扶摇，觉得诗歌写得很好，并提出将“横渡鸭绿江”改为“跨过鸭绿江”等几处修改意见，随后引用于一篇战地通讯，发表在1950年11月26日的《人民日报》上。作曲家周巍峙看到通讯后，主动为文中这首诗谱曲，最初以《打败美帝野心狼》为曲名，在全军、全国广为传唱，后歌名正式改为《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》。

“雄赳赳，气昂昂，跨过鸭绿江。保和平，卫祖国，就是保家乡。中国好儿女，齐心团结紧。抗美援朝打败美帝野心狼！”每当这首战歌响起，都是对东北边防军坚实的努力和贡献最好的纪念。

文中图片均由作者提供

长征

第4844期

★ 功勋荣誉战旗巡礼

皋兰山环拱兰州城，峰峦高耸，是兰州城的一道天然屏障。71年前，第一野战军第6军第17师第50团（新疆军区某团2营前身）在皋兰山最高点营盘岭进行了一场激烈的战斗。

敌人的主阵地是由钢筋水泥建成的明碉暗堡。为了啃下这块“硬骨头”，第50团受命担任主攻。

1949年8月21日6时，红色信号弹划破长空，战斗打响。敌人借助暗堡相互照应、交叉射击，火力非常密集。面对严峻的战场形势，第50团官兵没有丝毫退却，先以炮火向敌军猛烈轰击，而后直扑营盘岭脚下的下庄。攻击持续了一整天，部队伤亡严重，但仍未能撕开敌人的防线。

傍晚时分，上级下达了撤退命令。第50团3营官兵主动要求留在阵地，以“膏药战术”——白天侦察敌情，晚上袭

扰，为下次进攻创造条件。

三天两夜，3营官兵在窑洞里克服了缺水少粮等困难，一边与敌交火，一边进行近战作业，死死黏住守军不放。同时，营连干部不断地进行阵前观察，逐步摸清了国民党军的工事构筑和火力配备情况。

营盘岭上地形狭窄，敌人把主阵地沿着山脊线梯次布设，又提前在阵前削出三道峭壁，妄图挡住我军进攻路线。峭壁又高又陡，官兵爬不上

去，炮弹轰不开口子，国民党军藏在崖壁上、地堡里拼命射击，连续三名上前爆破的同志都牺牲了，峭壁仍然毫发无损。

这时，7连指导员曹德荣一把抱起炸药包冲了上去。但是陡峭的青石壁上怎么也摆不住炸药包。时间一分一秒过去了，曹德荣不假思索地用双手托起炸药包按在崖壁上。一声巨响，峭壁炸开了。一位董存瑞式的英雄——曹德荣，为开辟前进道路献出了宝贵生

命。战士们高呼着曹指导员的名字，冲入阵地，迅速占领了国民党军的第一道防线。

国民党军残部纷纷退到第二道防线，并组织反扑。我军官兵先以冲锋枪扫射，再跟敌人拼刺刀。这时，第16师第46团和第17师第51团也从东、西两面按预定目标攻上来，巩固了已夺取的阵地。经过短暂的准备，我军再一次发起迅猛攻击，占领了第二道防线。

8月25日下午2时，第50团攻克了两侧集团工事，第46团3营也炸开最后一道峭壁，后续部队立即投入战斗。下午4时，总攻发起，我军万炮齐发，营盘岭阵地上硝烟滚滚。在嘹亮的冲锋号声中，第50团的勇士们高呼着“为曹指导员报仇”的口号，犹如猛虎扑羊一般冲向敌人，营盘岭终于被全部占领。国民党军无路可逃，乱作一团，淹死在黄河里的不计其数。

营盘岭战斗是一场名副其实的血战。为表彰第17师第50团官兵的光辉战绩，第6军党委决定授予第50团2营、3营“英勇顽强攻取皋兰山”荣誉称号；授予7连“曹德荣连”光荣称号，追认曹德荣同志为“特级爆破英雄”。

数十年来，“英勇顽强攻取皋兰山”部队的官兵始终保持着一种虎狼之气，在执行多样化军事任务中不怕苦、不畏难、勇攻坚、冲在前，圆满完成上级赋予的各项使命。

“英勇顽强攻取皋兰山”战旗——

不怕苦、不畏难、勇攻坚、冲在前

■刘文祥 本报特约通讯员 梁晨

